

第 四 辑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新课标人文素养教育必读书目

基督山伯爵

〔法〕大仲马



出版社

基督山伯爵(一)



王俊金 白庆德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船至马赛	(1)
第二章	父亲和儿子	(9)
第三章	迦太兰村	(16)
第四章	阴谋	(25)
第五章	婚筵	(32)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44)
第七章	审讯	(54)
第八章	伊夫堡	(63)
第九章	订婚之夜	(72)
第十章	书斋	(76)
第十一章	科西嘉岛的逆贼头目	(84)
第十二章	父子之间	(92)
第十三章	一百天	(99)
第十四章	两个犯人	(106)
第十五章	三十四号和二十七号	(114)
第十六章	一个意大利的知识分子	(127)
第十七章	长老的黑牢中	(137)
第十八章	宝库	(155)
第十九章	又发病了	(166)
第二十章	墓地	(174)
第二十一章	逃向何处	(178)
第二十二章	船员	(187)
第二十三章	宝库所在地	(191)

第二十四章	宝窟	(196)
第二十五章	一个不认识的人	(202)
第二十六章	邦杜加客栈	(206)
第二十七章	追忆往事	(219)
第二十八章	监狱里的记录	(231)
第二十九章	摩莱尔父子公司	(237)
第三十章	九月五号	(246)
第三十一章	水手辛巴德在意大利	(258)
第三十二章	苏醒	(277)
第三十三章	罗马强盗	(283)

第一章 船至马赛

那是在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守望者在避风堰瞭望塔上，远远地看见三桅大帆船埃及王号迎面驶来，他们是从士麦那经过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来的。这时瞭望塔上发出了信号，同时派出了一艘领港的船只，绕过那伊夫堡，上船时已到了摩琴岬和里翁屿了。

看热闹的人极多，挤满了圣·琪安的阳台。毕竟在马赛这样的地方，一艘船进港是一件很值得关注的大事，更不用说是埃及王号这样气派的船只了，那船主也是本地人，而且建造装配船是在佛喜船坞，于是来看热闹的人就更多了。

船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埃及王号已安然通过了卡拉沙林屿以及杰罗斯屿之间由几次火山爆发造成的海峡，绕过波米琪，便来到了这马赛港。船中桅的上帆、前桅的三角帆和纵帆迎风而立，但这掩饰不住它的缓慢和无精打采，以致那些看热闹的人们本能地感觉到了不祥的预兆，纷纷猜测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故，可是那些有航海经验的人一看便知，假如真的发生了不可预料的意外的话，那肯定与船的本身无关。因为从各方面看来，它并没有失去操纵的迹象。领港者正在驾驶着埃及王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进口。在领港者的旁边，有一个青年快速地打着导航手势，一边用他那敏锐的眼光注视着大船的每一个动作，并传达领港者的命令。

出现在看热闹的人群中那种漠然的不安，终于使其中有一位忍耐不住了，他不等帆船入港就跳进了一只小艇靠近了帆船。并在船驶到瑟夫湾对面的地方靠拢了埃及王号。

船上那个青年见到来人，脱下了帽子，离开领港者旁边的位置走到船边。这个青年身材瘦长，约摸有二十来岁的样子，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和一头浓密的乌黑的头发；看上去显得极其镇定和坚毅，只有从小就经历过许多风险的人才会有这种镇定和坚毅。

“呀！您好，邓蒂斯，”小艇上的人喊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

什么你们船上显得这么丧气？”

“太不幸了，摩莱尔先生！”青年回答道。——“太不幸了，尤其是对我来说，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勇敢的船长黎克勒不幸离我们而去了。”

“货呢？”船主焦急地问。

“货都好好的，摩莱尔先生，对此你是大可以放心的，但可怜的船长黎克勒——”

“他怎么了？”船主松了一大口气问道。“那位可敬的船长怎么了？”

“他已经死了”

“是发生海难吗？”

“不，先生，他是患了脑膜炎死的，临终时痛苦极了，”然后他转过身去对船员喊，“大家注意！准备抛锚！”

船员们立刻执行命令。总共大约八到十个海员，都马上展开行动，有的奔到大帆的绳索那里，有的奔向三角帆和上帆的绳索那里，还有的则去管理转帆索和卷帆索。那位年轻的水手环顾了一下，看到他的命令已迅速地得到执行，就又转过脸去面向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船主等了一会儿以后，接茬问道。

“唉，先生！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在离开那不勒斯以前，黎克勒船长曾经和那不勒斯港务长谈了很久。开船的时候，头就觉得极不舒服，过了一天一夜，他就开始发烧，三天以后就死了。我们按惯例海葬了他，他也可以安心长眠了。我们把他缝裹在床里，头尾放了两块三十六磅重的铅块，就葬在艾尔及里奥岛外，我们把他的佩剑和铁十字荣誉勋章带来留给他的太太做纪念。船长这一辈子也总算没有白活了。”一个忧郁的微笑出现在这个青年人脸上，接着他又说：“他同英国人对立十余年，结果只能同样死在床上。”

“爱德蒙，你知道，”船主回答，他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我们都是凡人，老年人最终还是得给年轻人让路，否则，你看见了，青年人就无法升迁了，而且你已向我保证货物——”“货是安好的，摩莱尔先

生，这一点我可以保证，这次航行您最少可以有二万五千法郎的利润。”

这时船正在驶过郎德塔。青年人就大声叫道：“注意了，准备降上帆、纵帆、三角帆。

他的命令马上被执行，就好像是在一艘大战舰上一样。

“落帆！卷帆！”最后那个字一落音，所有的帆都落了下来，船只借惯性以缓慢的速度向前方行驶。

“现在请你上船来吧！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说道，他看到船主似乎有点着急，“你的押运邓格拉斯先生，会把所有的详细情况告诉你的。我先一步，还得去照顾抛锚和给这只船挂丧。”

船主立刻抓住邓蒂斯抛给他的绳子抓得牢牢的，像水手一样，敏捷地爬上船边。那青年去执行他的任务，把谈话的机会留给那个被他称作邓格拉斯的人，邓格拉斯现在已向船主走来。他看上去有二十五六岁，一脸谄上傲下的生相，一见就让人讨厌的脸孔，他是船上的押运员，本来就是水手讨厌的对象。但除了任务上的关系以外，他个人的作风也是为人所不齿，他被船员所憎恶的程度，正如爱德蒙·邓蒂斯被他们所爱戴的程度一样。

“摩莱尔先生，”邓格拉斯说，“我想你已经知道事的经过了？”

“唉，是的！可怜的黎克勒船长！他真是一个勇敢的诚实的人！”

“而且是一个一流的海员，是在海与天之间长大的——是负责担任摩莱尔父子公司这种重要的事业的再合适不过的人选。”邓格拉斯回答道。

“但是，”船主说着，眼光射向了正在指挥下锚的邓蒂斯身上，“在我看来，邓格拉斯，一个水手要懂得他的职责，实在也不必像你所说的那样的老海员才行，因为你看，我们这位朋友爱德蒙，不需要任何人的指示，不是也做得很称职吗？”

“是的，”邓格拉斯向爱德蒙瞟了一眼，露出忿恨的目光说，“是的，他很年轻，而且年轻人总是充满自信的，船长还没有断气，他就自作主张，竟发号施令起来了，而且还在爱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否则早就回来了。”

“说到指挥船只的权力，”摩莱尔回答，“他既然是大副，这应该是他的责任。至于在爱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时间，我想大概是这只船需要修理。”

“这只船毫无毛病，摩莱尔先生，那一天半的时间纯粹是浪费——除了上岸去玩了玩，别无它事。”

“邓蒂斯！”船主转过身去喊那个青年，“过来！”

“等一下，先生，”邓蒂斯回答，“我马上就过来。”然后他对船员喊道，“下锚！”

锚立刻抛下了，铁索擦过舷眼时发出刺耳的噪音，虽然领港者在场，邓蒂斯仍然是尽职尽责，直到这项工作完成。然后他又喊：“下旗把旗藏好，放帆桁！”

“瞧瞧，”邓格拉斯说，“他简直已自命为船长啦！”

“嗯，事实上，他的确可以胜任，”船主说。

“是这样的，但还得你和你的合伙人签字批准才行，摩莱尔先生。”

“那并不是难事。”船主说，“不错，他很年轻，但我看他确实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了。”

邓格拉斯的眉际掠过一片阴云。

“对不起，摩莱尔先生，”邓蒂斯走过来说，“船现在已经停妥，我可以听您吩咐了，刚才是您叫我吗？”

邓格拉斯退后了两步。

“我想问问您为什么要在爱尔巴岛停了一天半？”

“究竟为什么我也不清楚，我只是执行黎克勒船长最后的一个命令而已。因为他临终的时候，要我送一包东西给柏脱兰元帅。”

“你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谁？”

“元帅。”

“见到了。”摩莱尔向四周看了一下，然后把邓蒂斯拖到一边，突然说：“圣上近况如何？”

“从外表上看，身体健康极了。”

“那么你见到他了吗？”

“见到了，是在元帅的房间里，他自己进来的。”

“你和他讲话了吗？”

“说了，先生。”邓蒂斯微笑着说。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问我关于船的事——问我什么时候开到马赛去，从哪儿来，以及装了些什么货。我相信假如船上没有装货，而我又是船主，他会把船买下来的。但是我告诉他，我只是大副，而船则是属于摩莱尔父子公司的。‘哦哦！’他说，‘我知道他们！摩莱尔这一族人世代都是当船主的，当我镇守瓦朗斯的时候，我的军队中也有一个叫摩莱尔的人。’”

“没错！”船主非常高兴地喊道，“那是我的叔叔波立卡·摩莱尔，他后来升了上尉，邓蒂斯你一定得告诉我的叔叔，说圣上还念着他，你将看到那个老军人会感动得流眼泪的，好了，好了！”他慈爱地拍拍爱德蒙的肩膀继续说，“你做得非常对，邓蒂斯，是应该执行黎克勒船长的命令，在爱尔巴靠一靠岸——但要是被人知道你曾带过一包东西给元帅，并和圣上讲过话，那你恐怕就要受连累了。”

“那怎么能连累我呢，先生？”邓蒂斯问，“我连带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而圣上所问的，又是任何初次见面的人所问的那些普通的问题。哦，对不起。海关官员和卫生署的检查人员来了！”于是那青年人就招待那些人去了。

他一离开，邓格拉斯就凑过来说：

“哦，看来他已向你说出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他在费拉约港靠岸的原因了吧？”

“是的，理由极其充足，我亲爱的邓格拉斯。”

“哦，那就更好，”邓格拉斯说，“看到一个同事不能尽责，总是不太满意的。”

“邓格拉斯，邓蒂斯是尽了责，这事不必再提了，这次耽搁是黎克勒船长给邓蒂斯的命令，事出有因的。”

“说到黎克勒船长，邓蒂斯不是有一封他的信转给你吗？”

“给我？没有呀。他怎么没有提起呢？”

“我相信除了那包东西以外，黎克勒船长还另有一封信托他转交的。”

“你说哪一包东西，邓格拉斯？”

“噢，就是邓蒂斯在费拉约港留下的那包。”

“你怎样知道他曾留了一包东西在费拉约港呢？”

邓格拉斯的脸顿时涨得通红。“我经过船长室门口，那扇门半开着的，我看见他把那包东西和信交给邓蒂斯的。”

“他还没有和我提及此事，”船主回答，“且要是有关的话，他一定会交给我的。”

邓格拉斯沉默了一会儿。“那么，摩莱尔先生，我求你，”他说，“关于这件事，请不必对邓蒂斯提起，或许是我弄错的。”

这时，那青年人回来了，邓格拉斯就顺势溜到别处去了。

“喂，我亲爱的邓蒂斯，你现在没事了吧？”船主问。

“是的，先生。”

“你没有去多久呀。”

“是的，我把我们的进港证拿了一份给海关人员，其余的证件，我已转交给领港，剩下的事让他们去处理就可以了。”

“那么你在这儿没有事情了吧？”

邓蒂斯向四周看了一看。

“没有了，现在一切都整顿好了。”

“那么你能和我一起去吃饭吗？”

“对不起，摩莱尔先生，我该去看看我的父亲，你的盛情我心领了。”

“好吧！邓蒂斯，很对，我早就听说你是个孝子。”

“哦，”邓蒂斯吞吞吐吐地问，“你知道我父亲近来怎么样？”

“我相信很好，我亲爱的爱德蒙，不过最近我没见过他。”

“他总是把自己关在他的那个狭小的房子里边。”

“但那至少证明，当你不在的时候，他的境况还过得去。”

邓蒂斯微笑了一下：“我父亲是骄傲的，先生，即使他连饭都没得

吃了，也不会向谁去要什么东西的，当然除了上帝！”

“好吧，那么你先去看你父亲吧！我们等着你，行吗？”

“蒂还得请你原谅，摩莱尔先生——因为看过我父亲后，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

“对了，邓蒂斯，我忘记在迦太兰人家里，还有一个象你令尊一样焦急地期待着你的人呢——那可爱的美茜蒂丝。”

邓蒂斯的脸红了。

“哈哈！”船主说，“那不算稀奇，在你没回来的日子里，她来过三次，探问埃及王号有什么消息没有。嘻嘻！爱德蒙，你有了一位非常漂亮的情妇啦！”

“她不是我的情妇，”青年水手严肃地回答，“她是我的未婚妻。”

“有时两者是一回事。”摩莱尔微笑着说。

“我们可不是，先生。”邓蒂斯回答。

“得了，得了，我亲爱的爱德蒙，”船主又说，“我不耽误你的时间。你把我的事办得这样好，我应该让你有充分的时间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你需要用钱吗？”

“不，先生，我的工钱还都在这儿，——差不多有三个月的薪水呢。”

“你真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好儿子，那么去吧，去看你的父亲吧！我也有个儿子，要是他在航海三个月后回来的时候，还有人阻挠他，我也要大冒肝火了。”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先生？”

“走吧，假如你没别的事情跟我说的话。”

“没有了。”

“黎克勒船长在临终以前，没让你交给我一封信么？”

“他连笔都拿不动了，先生，不过你的问题倒使我想起了了一件事，我还得向你请两星期的假。”

“结婚吗？”

“是的，第一是结婚，然后还得去巴黎一次。”

“好好，那么我准许你两个星期的假期吧。邓蒂斯，光卸船上的

货就得花六个星期，卸完货以后，总还得三个月才能出海，只要在三个月以内回来就行了，因为埃及王号，”船主拍拍青年水手的肩膀，又说，“没有船长是不能出海的呀！”

“没有船长！”邓蒂斯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叫道，“你说什么呀，难道你真的要任命我做这艘埃及王号的船长吗？”

“我亲爱的邓蒂斯，假如我是独资老板，我现在就可以任命你，把事情决定了，但你知道意大利有一句俗话——谁有了一个合伙人，也就是有了一个主人。但这件事至少已做到一半了，因为在两票之中，你已经得了一票，让我把另外那一票也给你拿过来吧！我尽力办到。”

“呀，摩莱尔先生，”青年海员眼里含着泪水紧握住船主的手兴奋地叫道，“摩莱尔先生，我代表我父亲和美茜蒂丝谢谢你！”

“好，好，爱德蒙，别提了，上天保佑好心人！到令尊那儿去吧，去看看你的未婚妻，然后再到我这儿来。”

“我摇你上岸好吗？”

“不，谢谢你，我还得留在这儿和邓格拉斯查查帐。航行中你对他满意吗？”

“那得看你这个问题指哪一方面而言，先生。假如你的意思是：他是不是一个好同事？那么我就说不是，因为自从那次我傻里傻气地和他小小地吵了一架以后，向他提议在基督山岛停泊十分钟以解决纠纷以来，我想他就开始对我不满意了——那件事我本不该提议，而他拒绝也是很对的。假如你的问题是指他做押运员是否适当，则我相信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地方，他的尽责是可以使你满意的。”

“说心里话，邓蒂斯，假如由你负责埃及王号，你愿意把邓格拉斯留在船上吗？”

“摩莱尔先生，”邓蒂斯回答，“做船长也好，做大副也好，凡是那些能获得船主您信任的人我对他们总是极尊重的。”

“好，好，邓蒂斯！我看你是个十全十美的好男子汉。别让我再耽误你。去吧。我看你已经不耐烦啦。”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

“走吧，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可以借用你的小艇吗？”

“当然可以。”

“那么，摩莱尔先生，再见，谢谢了。”

“我希望不久能再见到你，我亲爱的爱德蒙。祝你好运！”

青年水手跳到小艇里，坐在船尾，吩咐划到卡尼般丽街上岸。两个船夫划动起来，小船飞似地从港口直到奥兰码头的千百只帆船中间溜过去。

船主微笑着，目送着他，直到他跳上码头消失在卡尼般丽街从清晨五点钟直到晚上九点钟都拥挤着的人群里。（卡尼般丽街是马赛最有名的街道，马赛的居民特别引以为荣，他们甚至郑重其事地庄重宣布称道：“假如巴黎有卡尼般丽街，则巴黎就可以成为马赛第二了。”）船主转过身来，看见邓格拉斯站在他背后。邓格拉斯表面上是在等候他的吩咐，实际上却也像他一样，用他的目光遥送那个青年水手。这两个人虽然都在注视爱德蒙·邓蒂斯，但两人目光里的神情却迥然不同。

第二章 父亲和儿子

我们暂且放下，不谈邓格拉斯如何心怀仇恨的情绪，竭力在船主摩莱尔面前讲他同事的坏话。且说邓蒂斯横跨过卡尼般丽街，顺着诺黎史路进了米兰巷，走近靠左手的一家小房子里。他顺着黑暗的楼梯上去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按住跳动不已的心口，一口气爬了四层楼梯。他在一扇半开半掩的门前停下来，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

邓蒂斯的父亲就住在这个房间里，埃及王号到来的消息老人还不知道。这时他正踩在椅子上，用颤抖的手指在窗口绑扎牵牛花和菱草花，想编一个花棚，突然一只手臂抱住他的身体，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后边喊：“爹！亲爱的父亲！”

老人吃了一惊，回过头来，一看是他儿子，身不由己地脸色惨白

地倒入他的怀抱中。

“你怎么啦，我最亲爱的父亲，您病了吗？”青年吃惊地问。

“不，不，我亲爱的爱德蒙——我的孩子——我的宝贝！不，我没想到你现在回来，我太高兴了。这样突然见到你反而使我吃了一惊——呀！我高兴得快要死啦。”

“高兴点，亲爱的爹，这是我，这真的是我！他们说高兴绝不会伤身体，所以我就偷偷地溜进来。喏，高兴点吧！不要这样疑惑地盯住我不放，是我又回来了，我们现在要过快乐日子了。”

“孩子，你说得对——我们要过快乐日子，”老人回答，“但我们怎么会快乐呢？难道你永远不再离开我了吗？来，告诉我你交了什么好运？”

“上帝宽恕我借另一家丧亲的痛苦得来了幸福，但上天知道这不是我的错。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实在也假装不出悲哀的样子。爹，我们那位好心的船长黎克勒死了。听摩莱尔先生的意思，我大概可以接替他的位置。你懂了吗？爹你想想看，我二十岁就当上了船长，薪水一百路易，还可以分红利！这对我这样的穷水手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啊！”

“是的，我亲爱的孩子，”老人回答说，“是的，这是非常幸运的。”

“嗯，那么，我拿到第一笔钱，就给你买一所带花园的小房子，让你种种牵牛花、萎草花和皂花，你怎么了，父亲，你不舒服吗？”

“没有，没有，一会儿就会好的。”他一面说一面终因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倒在椅子里。

“来，来，”青年说，“来一杯酒，暖暖身子，你的酒放在什么地方？”

“不，不，谢谢你。你不用找，我不喝。”老人说。

“喝，喝，爹，告诉我在什么地方？”，邓蒂斯一面说，一面打开三格碗柜。

“找也无用，”老人说，“酒早就没有了。”

“什么！没有酒？”邓蒂斯说，他的脸色渐渐苍白，看看老人深陷的双颊，又看看空碗柜，——“什么！没有酒？爹，你要钱用吗？”

“不要，我不要钱，有了你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要。”老人说。

“可是，”邓蒂斯抹掉眉毛上的冷汗，喃喃地说，——“可是，我三个月前走的时候给你留下了两百法郎呀。”

“是的，是的，不错，你曾留下两百法郎。但是你那时忘了还欠着我们邻居卡德罗斯的一笔小债，他向我讨债，对我说，假如我不代你还，他就会向摩莱尔先生去讨，所以，为了免得你受连累……”

“后来呢？”

“嗯，我还给他了。”

“可是，”邓蒂斯叫道，“我欠了卡德罗斯一百四十法郎。”

“不错，”老人低声地说。

“那你岂不是只剩下六十法郎了吗？”

老人做了一个肯定的表示。

“这样说来，三个月来你就只靠六十个法郎来过日子了！”青年人自言自语道。

“其实我也花不了多少钱。”老人说。

“噢，上帝！”爱德蒙哭着跪到老人的膝前。

“你这是干什么？”

“你太使我伤心了！”

“别说了，我看到你，现在什么都忘了，什么都好啦。”

“嗯，我回来了，”青年说，“带着一个幸福的前程和一点点钱回来了，看，爹，”他说，“拿着吧——拿着，赶快叫人去买点东西，”他翻开口袋，把钱倒在桌子上，一共有十几块金洋，五六块艾居和一些小辅币，老邓蒂斯顿时脸色舒展开了。

“这是谁的？”他问。

“我的！你的！我们的！拿着吧，去买些吃的东西，快乐些，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

“轻声点，轻点，”老人微笑着说，“我还是节约点用吧！——因为他们要是看见我一次买了太多的东西，就会说我非得等着你回来才能买得起那些东西。”

“随便你吧，但最重要的，爹，必须雇一个佣人。我再不允许你独自长期孤零零地留在家里了。我还顺便带了点咖啡和上等烟草回

来，放在小船的箱子里，明天早晨可以拿来给你。嘘，别出声！有人来了。”

“是卡德罗斯，他一定是听到你回家的消息，知道你交了好运回来，来向你道贺的。”

“哼！口是心非的家伙，”爱德蒙喃喃地说，“但算了吧，总还是邻居，而且还帮过我们的忙，所以我们还是欢迎他的。”

爱德蒙的话音未了，卡德罗斯那个黑发蓬松的头已出现在门口了。此人二十五六岁左右，手里拿着一块布，他是一个裁缝，这块布是他预备拿来做衣服的衬里的。

“真的是你，爱德蒙？”他带着浓重的马赛口音说，露出满口比象牙还白的牙齿笑着。

“是的，回来了，我的好邻居，而且正准备为你效劳，随便要怎么样都可以。”邓蒂斯回答，答话虽然彬彬有礼，却仍掩饰不住他的冷淡。

“谢谢，谢谢，目前不需要任何帮助，有时甚至人家还要我的帮助哩，”卡德罗斯做了个手势，“我不是指你，我的孩子，不，不！我借给你钱，你已经还我了，好邻居总是那样，我们已经两清了。”

“我们对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是永远忘不了的，”邓蒂斯这样回答，“因为我们虽然还清了他们的钱，却还不清对他们的谢意。”

“还提它干什么？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们来谈谈你这次幸运的航行吧，孩子。我方才去码头配一副细花布，碰到了我们的朋友邓格拉斯，‘什么！你在马赛哪！’‘不错，回来了。’‘爱德蒙呢？我还以为你们在士麦那呢？’我问他。邓格拉斯就回答说：‘一定在他爹那儿。’所以我赶快跑来了，”卡德罗斯接着说，“来高高兴兴地和一位朋友握握手见一面。”

“可敬的卡德罗斯！”老人说，“你真好！”

“是呀，因为我爱你们，并且尊重你们，因为忠实的人太少了！但我的孩子，听说这次你发了财？”裁缝一面说，一面斜眼看着邓蒂斯抛在桌子上的那一堆金币和银币。

青年看出了他那黑眼睛里射出贪婪的目光，他漫不经心地说：

“这些钱不是我的。我怕父亲当我不在的时候缺钱买东西，他为了使我相信就把他钱包里的钱都倒在桌子上给我看。来，爹，把这些钱收起来吧！——除非我们的邻居卡德罗斯要用，那又当别论。”邓蒂斯说道。

“那当然，我知道。唔，我听说你和摩莱尔先生很不错，你这只得宠的小狗。”

“摩莱尔先生对我一直都特别好。”邓蒂斯回答。

“那么他请你吃饭你不该拒绝呀。”

“什么！你回绝他请你吃饭？”老邓蒂斯说，“他请你吃饭吗？”

“是的，我亲爱的父亲。”爱德蒙回答，微笑着望着一脸惊奇而自豪的父亲。

“那你为什么拒绝呢？”老人问。

“为了快点来看你，我亲爱的父亲，”青年回答，“我想死你了。”

“但那一定会使可敬的摩莱尔先生不高兴的，”卡德罗斯说，“尤其是当你快要做船长的時候，是应该顺从船主的意思。”

（“但我把谢绝的理由给他解释过了，”邓蒂斯回答，“我想他能原谅的。”

“但是你应该迁就一下船主。”

“我希望不迁就也能当船长。”邓蒂斯说。）

“那就更好——那就更好！你这个消息老朋友听了也高兴，而我知道圣·尼古拉堡后面有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也会为你高兴的。”

“美茜蒂丝？”老人问道。

“对了，我亲爱的爹，现在我已经看到你，知道你很好，并且不缺什么，我想我应该到迦太兰村去一趟。”

“去吧，我亲爱的孩子，”老邓蒂斯说，“愿上帝保佑你的妻子，像他保佑我的儿子一样！”

“他的妻子！”卡德罗斯说，“你说得太早了呀，邓蒂斯老伯。看起来她还没有成为他的妻子呢！”

“不。不久的将来，她肯定会的！”爱德蒙回答道。

“不错，不错，”卡德罗斯说，“你这时候赶回来正是时机，我的孩